

由《泛永康江》谈沈约与芝英应氏的隐秘往事

程峤志

沈约《泛永康江》：

长枝萌紫叶 清源泛绿苔。
山光浮水至 春色犯寒来。
临眺信永矣 望美暖悠哉。
寄言幽闺妾 罗袖勿空裁。

堪称六朝山水诗名作，其中颈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语言的锤炼，意境的开拓，俨然有唐人律诗气息，尤为人所乐道。

一

此诗也提出一个新问题。既然以永康江命题，那么诗人是不是真的到过永康呢？

这样发问，缘于六朝时永康江涵盖地域相当广阔，它向西一直从永康流到金华，在今天婺州公园附近的双溪口地带，与东北来的乌伤溪汇合成一条新的东阳江（金华为东阳郡治，今称婺江）。时任东阳太守的沈约，在这里登上巍峨的玄畅楼（今称八咏楼），望着眼前浩渺的风景，留下脍炙人口的《八咏诗》，其中说：两溪共一泻，水洁望如空。岸侧青莎被，岩间丹桂丛。诗里的两溪，就包括永康江的美丽景色！

其次，唐天授二年（691年）永康江流域西段又新设武义县，地理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名字都改了。

是以，我们有疑，沈约写作《泛永康江》时，究竟是否深入永康县治？或者如《八咏诗》所说，仅徘徊于双溪之滨？又或者，只是行吟于武义江畔？

再将镜头切换到永康市芝英村。这里有座年代久远的紫霄观，孤立于古驿道旁，绿树四合，灵溪环绕，景色甚是雅致。

传说宋代婺州第一进士胡则，幽居读书于其间。白石洞天不到，碧桃花下马嘶嘶，幽幽情怀令人遐思不已。

但这座紫霄观从何而来，又是因甚而建？沈约和这座古老道观又有什么联系呢？

二

近阅永康人楼绍改编的《善慧大士录》（见收于永康文献丛书《楼绍集》），内有唐代佚名氏撰《智者大师惠约传》（以下简称《惠约传》），记录了沈约与道士应丰之的友谊，或可揭开《泛永康江》的上述谜团，也为理解沈约与紫霄观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惠约传》记梁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沈约拜访惠约于建康，当时沈约随行者中有道士应丰之，为南顿人，奉道精进，多有感通，为沈约所知。南顿，乃县名，即今河南省项城市，汉代隶属汝南郡，西晋永嘉末沦陷于北。这位应丰之，当是由北方南渡后，侨居于建康的汝南应氏后裔。

汝南应氏崛起于汉代汝南郡南顿

县，西晋末因五胡之乱，应詹南迁，被奉为南渡应氏之祖。先赐第于建康，至应詹五世孙应袭，赐东阳郡官田五百户，子孙遂居于今永康芝英，蔚然成巨族。

居于建康的应丰之，与远在东阳郡的应氏裔孙，虽说地点不一，但依靠自东汉至唐高宗仪凤间替修不辍的汝南应氏宗谱，当维系着紧密的联系。

又，沈约担任过东阳郡太守，惠约为东阳郡乌伤县人，《惠约传》的这条史料，是否暗示应丰之与永康芝英应氏之间更深的联系呢？

循此追寻，果然又发现吴兴沈氏（沈约为吴兴沈氏，即今浙江湖州人）与芝英应氏于六朝、隋唐更多的交往史料，至少有以下两条：

其一，据应氏文献，吴兴沈巡，梁末任东阳太守时，与陈文帝陈蒨、周文育、留异曾先后寻访过芝英应氏所居官里园，且为应氏家族的应亨龄撰写过传记。

其二，晚唐芝英应宗本，幼而婚，娶吴兴沈氏，幼而婚，相当于沈、应两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

吴兴沈巡为沈约玄孙，两人都担任过东阳太守。沈巡寻访芝英有明确的纪录，沈约与芝英的关系，虽文献语焉不详，但两者合而观之，他很可能也来过芝英。

由梁、陈之间沈巡时代的两家世谊，升华为晚唐应宗本的婚媾，这可以看出从六朝至晚唐，沈、应两氏关系的递进。前述沈约与应丰之的交往，也应嵌入这个递进的关系链。沈、应两氏的因缘关系，当肇始于沈约担任东阳太守时。

此外，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应业修老师认为，《沈约《泛永康江》中第二句“清源”很可能即指昔时存在，现已干涸，仅存河床于芝英的“清溪”。细细推敲诗中风物，若此推测成立，那么起首的“紫叶”，便很可能来源于紫霄观得名的“紫气”。紫叶与清源貌似泛泛而谈，实际上诗人却有双关的用心，这类手法在诗歌创作中也常见。

不论是交往关系的考证，还是诗歌内容的分析，两者殊途同归，都指向了沈约与永康芝英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恐怕不是偶然。因此，将《泛永康江》置于沈约深入永康县治，寻访芝英应氏契友的背景下考察，或更可能贴近于事实。

沈约当实际到访过永康。

三

芝英紫霄观始建于梁大同间（公元535年），陈亮纪录了南宋淳熙年间关于这座道观的历史认知：其旁有仙人炼丹之所，大同间始为观依焉。

仙人炼丹先于紫霄观修建，再加上双鹤鸣野的传闻，说明紫霄观修建前后，芝英便有浓厚的道教气氛。道士应丰之卒于梁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比紫霄观建成早20年，也可印证紫霄观修建前芝英的道教氛围。

如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南北朝名字中带“之”字者，为信仰天师道之暗号，应丰之名字最后正有“之”字，或可据此推测齐、梁之际，居于芝英的汝南应氏家族是天师道的忠实信徒。这类天师道信仰往往浸润家族，世代传递。验诸应氏文献，梁大同间（公元535年）芝英紫霄观建观者应项，就是道士：善黄老术，幼好之。每登缙云山学道返，宅之东，隐隐于霄，紫云无际，乃建道观，名曰紫霄。又有堂兄弟应颢，置太上老君先师庙于里园中，塑太上老君像。

若黄老术，太上老君，都是天师道的特征。所以，芝英紫霄观的始建性质，应是一座家庭式的天师道观，体现了汝南应氏家族虔诚的天师道信仰。其始建的南朝萧梁年间（公元502—556年），正是天师道在会稽、永嘉郡一带传布勃兴的时候。永康介于其间，也深受影响。

沈约也是虔诚的天师道信徒，他临死前甚至乞求道士为其上奏章于天庭，忏悔一生之得失。他虽然不像应丰之，正式出家为道士，但在紫霄观的修建上，起过推波助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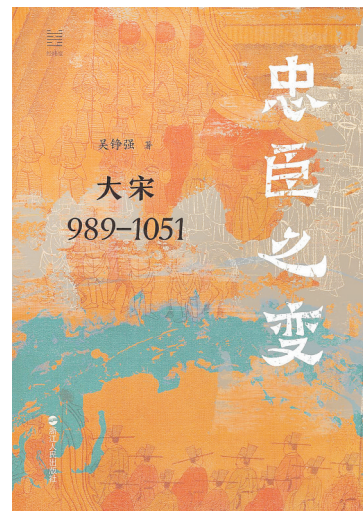
芝英汝南应氏的道教信仰一直延续到晚唐时，此时应氏家族中出了一位重要的道教人物——应夷节，字适中，据弟子杜光庭为他撰写的传记，祖汝南人，东晋居婺女金华山，今为东阳郡人也。其曾祖父应凝之，为开元间高士，事亲至孝，乐善好施，济贫救弱，不求回报。

应夷节7岁早慧，13岁成道士，隐于天台山，悉心培育弟子，修建道观，成为道教上清派南岳天台系的重要传人。弟子杜光庭，缙云人，为五代著名道士，前蜀时加封至“传真法师”，赐号“广成先生”，誉称“山中宰相”。实际上，沈约时代缙云仙都山亦属永康，应氏与杜氏世代为婚。无论应夷节，还是杜光庭，这两人都是晚唐间永康一带的道教教团重要人物。

紫霄观随世流运转，从一座家庭式的天师道宗教建筑，演化成晚唐上清派的祖庭，至宋代更与永康的儒学人物胡则、陈亮相连，见证了世道人心的变迁。而中古汝南应氏的道教信仰却日渐模糊，终至于为世人淡忘了！

上述便是沈约《泛永康江》的启迪，他与芝英汝南应氏的隐秘往事，虽然世远时湮，文献阙失，隐灭于浮尘，但细细寻绎，蛛丝马迹却昭然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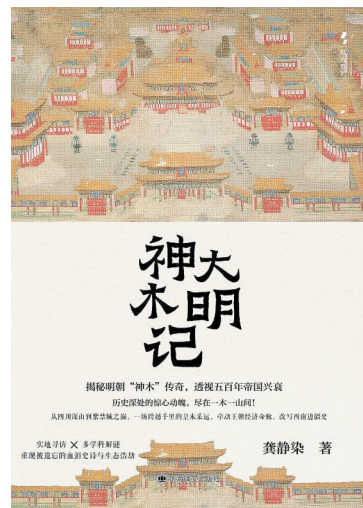
好书推荐



《忠臣之变》

作者吴铮强，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宋代社会与政治等问题，曾出版《科举理学化》等，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本书为吴铮强教授积十余年之功，潜心研究北宋政治史的崭新力作，以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寇准极言边事被拔擢为枢密院直学士为发端，迄于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诏撰《旌忠之碑》。其间，发生宋太宗定策立储、宋辽战和、澶渊之盟、真宗天书封禅、刘后垂帘等一系列重要事件，深刻影响了宋朝之后的历史走向。通过对史料的爬罗剔抉，书中既展现了以寇准为中心的北宋朝堂群像，又呈现出各方势力如何围绕对寇准的忠奸叙事争夺话语权，开启影响深远的党争时代。



《大明神木记》

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上，着手营建皇宫大殿。在派官员去民间深山采办皇木的过程中，一则神乎其神的故事传进了京城：几根砍伐下来的大木倒在地上，正当人们苦于如何将之搬运出去时，挡道的巨石被劈成两半，木头走起了路，流到山下的河中。为了解释这件怪事，人们渐渐达成共识，让大木移动的原因是神助，说明采办皇木顺应天地、蒙神喜悦，彰显了皇上的圣明。神木的发生地——四川黄种溪山改名神木山，明朝也从此开始了近两百年在巴蜀大兴采木的序幕。一根神木，而后又接着一连串地引发了劳民伤财、森林湮灭、西南改土归流、边疆格局彻底改变的历史进程。

《大明神木记》作者龚静染走访四川山地，结合口述与文献，还原了史上这桩皇木案是如何通过一项具体的物资征派，最终达到整合与控制边疆的权力的目的。

融媒记者 王伟建 整理

《狂野时代》：极致感官的体验

毕赣的新片《狂野时代》在内地上映后，口碑呈现两极分化态势：有影迷称之为“神作”，也有观众大呼“看不懂”。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艺术电影的困境。作为第一部艺术长片就“出圈”的电影作者，毕赣再一次试图将艺术电影推进大众的视线。

《狂野时代》由五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分别围绕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由易烊千玺饰演的“迷魂者”和舒淇饰演的大她者串联起1900年到2000年的梦境故事。毕赣通过电

影视听将观众五感调动到极致，用一波波视觉奇观为观众带来视听盛宴。

这部影片依然围绕着“时间”这一母题延伸开。全片充满了对百年电影史的致敬：开篇的“视觉篇”将背景设定在电影诞生初期，字幕卡等元素还原出默片时代的电影形态；卢米埃尔的《水浇园丁》等影史经典形象和场景的复刻；手工微缩模型和借位拍摄的“魔术”手法等电影技术的展现。凡此种种引发了一场迷影狂欢，也无形中提高了观影门槛。

触觉篇是毕赣个人风格最浓重的篇章。他用一个标志性的35分钟手持长镜头，带观众亲临20世纪的最后一个夜晚。易烊千玺与李庚希饰演的阿波罗与邵肇玫在一种港式黑帮片的氛围下陷入一场末日狂欢，在《狂野时代》中仍能看出毕赣一贯的诗意，但重感官、弱叙事的特点注定这是一部挑选观众的作品。对观众来说，或许放下“看懂”的执念，能更容易享受电影带来的纯粹满足。

融媒记者 俞舒梦